

牧令書卷二十三

憲綱目錄

大法小廉論

趙吉士

大吏

胡承諾

答劉輯五書

魏象樞

庸言

魏象樞

寄歐陽永琦書

陳宏謀

寄唐義村書

陳宏謀

實政遺編

栗毓美

上高撫軍論地方利弊書

張貞生

有德於民勿自市

吏議

盧錫晉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宜書

袁 放

上制軍條陳利弊書

周 鑄

棉陽學準閑存錄

藍鼎元

居官格言

熊宏備

實政遺編

徐文弼

論驛傳之害

上玉撫軍條議

周 鑄

禁司道府縣濫差檄

趙申喬

飭巡道清查州縣訟訟檄

陳宏謀

寄家雨泉書

陳宏謀

巡查

黃可潤

實政遺編

栗毓美

居官格言

熊宏備

官戒示長兒

陳道

與林春園同年書

龔景瀚

復林春園知府書

龔景瀚

請考覈州縣實政疏

訥親

筆記

陸世儀

寄楊青江錫敍書

陳宏謀

飭吏八則

謝振定

請分別賢能疏

曹一士

取賢否冊

賈漢復

八條察吏

程含章

杜州縣交代積弊議

張師誠

答汪方伯書

曾鏞

牧令書卷二十三憲綱

安肅徐棟致初輯

牧令書曷以列憲事也親民者州縣能使州縣親民者上官
州縣每視上官爲轉移天下若皆知人善任盡心民事之上
官天下安有不治之州縣哉故以憲綱終焉

趙吉士字天羽號寄園安徽休寧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至戶科給事中有萬青閣集

大法小廉論

夫立乎朝廷之上內爲天子立綱紀董百官均四海外爲牧伯屏
翰以倡其下者爲大臣其下庶司百執事以逮郡縣之吏趨走而
承事者爲小臣無大臣則事權無所歸無小臣則無以承流而逮

下是故大小相維內外相輔以佐天子以養萬民誠並重也竊嘗論之古之時爲大臣難爲小臣易洎乎後世則爲大臣易爲小臣難何以明其然也古之時天地初建人物未甯大利大害之事與時而創見而又有弼教明刑變禮易樂之政隨其後故其時爲大臣者非有神聖之材如禹皋伊旦則無以勝其任而底其功而至於府史胥徒鄉遂吏之屬不過奉行成事而已故其時大臣難而小臣易後世固無事矣坐論者主於承奉詔旨而六官之長又皆有成法可遵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而在外之大吏又皆聽於六官非六官之所欲行則終不能有所主故體卽崇貴亦皆以從容坐鎮爲優其無可如何者特羣吏耳簿書之贖期會之繁考成文網

之密既已紛擾弗堪而事之難爲者其長必下於所司所以行
於外大吏外大吏又層累而下之以至於郡縣蓋至郡縣而更無
可下矣而又有誅求之不測毀譽之無憑瞻顧旁皇救過不暇其
波及斯民者吏之餘也一不當而身與名卽敗故曰後世之大臣
易而小臣難然則將以吏事責三公乎將使庶司皆出入諷議郡
縣盡假便宜乎是又不然蓋天下旣平之日不患不能變法而患
乎更法而滋弊不患乎奉法之無才而患平有才而不廉昔曹參
守法民有畫一清靜之歌其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贓吏俱不得
推擇漢治之隆由茲而始誠使爲大臣者不以虛文矯飾爲能加
以澹泊無欲正己率屬苞苴必絕舉錯必公則守一法卽杜一弊

而庶司百執事以逮郡縣之吏貪者知警而廉者亦不必有善事
上官之慮神明自暇手足自寬皆將畢智竭力以盡其職而報國
家矣又安見大臣之必難而小臣之不易易哉記曰大臣法小臣
廉國之肥也斯言其至矣夫

胡承誥見治原

大吏

四海之大郡守縣令之多既已遠於闕庭而欲微察清濁則大吏
最爲樞要焉昔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民仲山甫賦政於外四方爰
發卽其任也太更好仁下皆爲仁以悅之好廉下皆飾廉以奉之
好禮好義下皆守禮慕義勸不以爵賞懲不以威怒此方良吏必

多矣大吏好利下必貪好名下必僞好刻必相殘好察必相搃言
微於矯僞行衰於鮮終此方良吏必少矣良吏既少倡導無術更
以舉劾行私臧否盡易勸懲俱來以此澄清吏課猶卻行求前也
故欲求治又以大吏爲本

魏象樞

見屏惡

答劉輯五書

惟望執事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讐誨屬吏如師
之教弟閱招詳如弟之親師薦舉賢良如讀古人得意之書君命
可以不辱矣

庸言

小臣先大臣而任勞大臣先小臣而任過體也

陳宏謀見保甲書卷三

寄歐陽永琦書

屬員才識短長不齊習尚亦別惟有一秉中正立之標準好民好惡民惡補其偏而救其敝凡檄行之文告批答之札稟相見之談論矢以眞誠示以公溥勵以清白將以坦易有長必錄有善必獎有過必原有惡必懲始而相知繼而相信久則相畏而服矣

寄唐莪村書

凡有興舉甯留寬餘庶幾事易集而官民兩無所累官之潔已愛民者固不乏人而欲其捐資以惠民勢有所難累官一二累民何

當八九累官則上司知之因累官而累民則上司不得而知甚有
官不自以爲累而民愈不勝其累者此官場中所謂名實兼收尤
可慮也

栗毓美

見保甲書卷三

實政遺編

屬吏不可姑息然有必須曲全者或教而能改亦所以惜人才卽
以人事君也不必定以彈劾爲公忠體國去一不善來者未必盡
善何如勸不善者盡爲善乎過而不改則所謂傾者覆之也於我
何尤焉

人每云於公事之中寓調劑之意以調劑辦公事者上也公事是

公事調劑是調劑者次也以公事爲調劑斯爲下矣

張貞生

字幹臣號賓山江西廬陵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有庸書及唾餘錄

上高撫軍論地方利弊書

節錄

伏聞撫軍入境清節峻猷一洗中外苞苴之舊羨金之禁凜若嚴霜部下守令人思自奮洗手奉公豈非盛事貞獨以爲羨金可減而不可除其禁宜徐而不宜驟何也今之守令誰無家室誰無使令誰無交遊服食器用月俸所入不足以辦所資者止此羨金耳今欲盡革而去之則必屏妻子去僮僕閉門塞兌鶴衣穀食而後可如其不能必將取給於詞訟夫取給詞訟必且變易曲直顛倒是非閭左之禍尙忍言哉蓋羨金利散而人不覺鬻獄害人而民

不堪以此方彼孰重孰輕是莫若風之以儉樸蓋用者無多則取者自少誠得若人卽亟登薦剡予以不次之擢吏治翕然其一變矣區區羨金肯自汙乎此欲其減而卽除禁之徐而實驟者也

袁守定

見治原

有德於民勿自市

士苟知學必有愛民之心苟知盡職必有愛民之政心與職之所當然非有所爲而然也若有一毫自市之政則爲近名其所發者不本於天理之公而爲人欲之私矣桂林陳公榕門巡撫江西值歲饑早作夜思多方調劑委太守吳公辦理賑務一時愚民就賑者謳歌太守之德而不知其出於撫軍也甚且以爲太守活我撫

軍不活我也公知之不以屑意委之愈力民藉以全活者甚衆迨後知出於公之所爲比戶感泣至今思之不置嗚呼當公極力籌畫民食時曷嘗有近名之心哉直行其心與職之所當然耳此可爲居功德之法

盧錫晉

字子弓山東單縣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直隸正定府知府有尙志館集

吏議

夫官至有司亦卑矣然位尊者與民不親其朝夕撫摩吾民如家人父子近處於一室者反不若州縣吏是故聖王重吏吏得其職則民安不得其職則民不安自督撫而不絲聯繩貫遞相覺察遇吏有貪酷不法者旣已特疏參處而又以八法懲戒於大計之年

宜皆奉職惟謹矣乃惠愛之及於下者何少也此無他責之太煩役之太賤處之太褻瀆之太清凡吏職之所欲盡而不得者皆坐此四者之故古者任人擇其能量其才而後使之善理刑者不聞其兼明農善禮樂者不聞其兼治兵蓋皋益夔稷皆大聖人也猶且終身一官而不遷况如今日之士哉且士治一經則鄉考者錄之以舉于禮部而試于大廷夫豈不欲六經之相通以爲人各有能不能不可強責焉及至出宰一邑則百務萃之彼誠竭力於錢穀刑名教養撫字亦可謂能矣若夫盜賊劫截或來自數百里之外而適發於其地吏不能必其無也不幸而一有之雖其治至于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亦無救于參罰降革無乃取之者恕而用

之者刻耶愚謂宜專其事於防汛之武弁則彼不得有所推諉而
疎於遊巡以虛糜縣官之金錢其有警而有司不通報上官者罪
之如此則吏不敢遷就隱匿以顧情面而防守者不得不盡力擒
獲以求無過彼盜賊聞之亦將不犯其所難今以此分其罪於吏
而防守者反得以有名無實之兵爲影射之弊博奕飲酒以坐待
文吏之捕緝爲吏者方役役于風影之不可知尙何暇于民之疾
苦卽云盤根錯節以別利器然人之才力豈能盡如虞詡故曰責
之太煩以分其心者此也曩時郵驛之政嘗以驛丞領之彼單司
一事則力專而勤又出身于三考凡州牧之事往來接送之勞攘
固非其所難也今惟大鎮荒堡僅存其官其餘皆歸併于州縣僻

邑猶可支持若一當衝繁孔道則皇華往返日無甯晷而繫詐怒
置使人忿恨于心而無可奈何雖公令有直申兵部之例然誰敢
冒險獲罪于欽差之貴臣與親臨之上官哉士惟有氣節而後
可用賞之而知所勸罰之而知所懲者氣爲之也以驛務程其優
劣既已困頓而採糜之而又貽以賄累應付之苦欲其不抑刻芻
牧而橫斂于民以救其急其勢固有所不能也故曰役之太賤以
沮其氣者此也國家欲程士以清謹之節必先養其羞惡之良
士方爲諸生時上所以養之甚有禮也擇其學行兼優者廩而餼
焉間有不肖則使學官教之教而不從然後夏楚隨之爲有司者
不得擅行其笞辱有大官行縣則拱立路側一揖而退其培植康

恥如此之厚夫是以士之賢者莫不高自期許不屑爲一切卑汚
之行及至出身作吏則人莫不戒曰官不同於士也士如處女官
如新婦然愚以爲新婦之敬其舅姑是理所當然也彼舅姑豈欲
以不堪者喪其恥哉夫設大官以轄其屬不過欲察賢否公薦劾
使不敢肆然於民上而已亦豈嘗令彼奴視之道路郵亭衆目觀
望之地直聽其朝服膝行踞不爲讓甚至大官之僕隸亦厲聲斥
罵之嗚呼亦夔甚矣爲吏者始猶怒於心久則相與安之又久則
相與賂之夫如是而廟之恥心既已喪失無餘於是並其所不屑
爲者或不幸而爲之苟欲求其廉不可得也且奴顏婢膝之人何
以居民上哉此所謂處之太夔以變其守者也畫師凡厥正人旣

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漢宣帝曰小吏勤事
而奉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宋內外
官吏皆給職田凡此者以爲吾先使之俛仰無憂然後責以爲善
而罰其不善故人之從之也易今朝廷之於吏非無俸也其於
各役非無工銀也計一縣所費歲不下五六百兩不可謂不厚然
相傳爲大吏者因其庫有缺額故累年檄令捐補有自除授至陞
黜未得蒙升斗者朝廷豈意其如此哉夫吏卽賢亦豈能不謀
其生或賢者猶能不至於大貪耳然百不得其一二也且非但無
祿而已其陋弊相沿至較其所治之大小分定數目以獻於一歲
之節辰者五謂之規禮大數之外以外數與其親眷之僕曰門包

小數之外又與其傳稟之役日茶儀自太守以上皆取之州縣以轉相餽送至於州縣之官復有何項可取若是而尙能毫髮不累其民憲以爲非陶朱猗頓之富其勢不能也今吏取於民上司雖知而不能禁者一役取於民吏雖知而不能禁者百其一者條銀之火耗是也上下習聞不以爲怪於是加一者爲良吏甚者明加其一而陰索其二三不等不然者餽送之資何所出也是故陽禁而陰容之能以所得之半賂上官則橫行而不敗矣若夫役之取於民以百計者約略之詞也其實不可測算彼其人大抵多無賴之徒役之而不養之則必至以法爲弊藪不養之而又欲嚴治之則有逃焉已耳夫吏畏其盡逃是以至於不能禁然則民安得不

窮此所謂澄之太清以甚其貪者也今夫富人之養嬰兒也既已
托於乳媼則必潔其衣豐其食使專志調攜保抱又寵異之不與
僕妾等而後可望其愛吾之所託若命以井臼烹宰而賤惡凜饑
之乃欲其愛嬰兒若母子之相依此未惑也是故天下之安危係
乎民民之休戚係乎吏

袁枚

見政畧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某月日明公公牒到縣命將地方應興革事宜明析敷陳具見
大君子尊主隆民卓然有所建立之意枚伏念江南州縣七十有
奇其間剛柔異俗風土異宜印官爲所得爲不必煩稱于大府若

冒陳細事在上爲侵官在下爲塞責非所以副盛意也其所應陳者或同是恩施而應分緩急或名爲成憲而實可變通或事關全省而非敷奏不爲功或效在百年而非駭俗不能辦此則責難君子之事明公其有意乎夫從古蠲租賜復之恩未有隆于本朝者 皇上登極未久已兩免天下全租含哺熙熙貧富共之獨不免累年積欠者 聖心非有吝也以爲蠲者上之特恩稅者國之正供兩不相假政體宜然然積欠有應徵者有不應徵者有雖應徵而不能徵者民欠吏侵此應徵者也墾荒水旱此不應徵者也吏雖侵而吏亡民雖欠而民亡此雖應徵而不能徵者也今一例徵之勢必屈笮而行或命後來業戶爲前人代償或取現在田廬

將冊糧飛入官雖逼認而不能言其理民雖強認而無以服其心此處似宜分別詳勘奏請徵免也與其寬百萬應納之稅以恩富民孰若免鑑銖不應納之稅以恩貧民乎常平者漢時良法也東漢劉般傳中已極言其弊而今更甚某地登穀官往買商亦往買商買而穀仍賤官買而穀必貴者何也商東買而西賣官一買而不出故也當其買時運工若干濶撒若干及其貯也雀鼠耗之鬱蒸耗之一縣貯三萬石十縣便三十萬石矣十縣之地不滿六七百里而虛糜三十萬石此米貴之本也及至新穀已升例應平糴大府慮州縣巧爲出脫一駁不許再駁不許或竟許之矣則又牢守糴之例溢米不增挈其盈餘上輸司庫仍發奏定之價嚴督買

補州縣明知糶易買難則甯坐視米價翔貴而姑且貯之以省累
夫錢穀之在民間猶血脉之在人身也商賈之在民間猶氣之行
血脉也氣一日不行血一日不流則人病愚以爲錢之所在卽穀
之所在也今之民未聞有抱青蚨而餓死者商之所在卽倉之所
在也今之商未聞有積死貨而不流通者爲積貯計宜存穀價於
庫待本地豐收隨糶隨補成災時有穀賑穀無穀賑錢於鄰省之
撥賑亦然其輓輸便故無糠沙糅雜之弊其除放明故無升斗侵
削之弊四方之商聞某地之錢多而米少雖萬千石往矣至於糶
價盈縮本無一定原非公家之利應交州縣仍歸原額不必上輸
如此則錢穀流通而政體亦得社倉者宋時良法也金華社倉記

已極言其弊而今又甚社何穀民穀也爲貧民借者前也今貧者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而必強與之所以然者慮借者不償而社長代償慮社長不償而官將代償故也然則非社長過矣并非官過矣是督撫之誤民穀爲官穀而奏入交代者之過矣州縣敷衍成例不得不詭立姓名申於上曰某也借某也還其實終年屹然存社長之家而已有若無實若虛與民何益而且社長一與官接費累不支素封之家甯賄吏以求免而里胥知其然也則又故報多人爲索賄計是社倉于貧民無角尖之益而于富民有邱山之累愚以爲鄉間任恤非官所強每一邑中或應捐總指標還或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還驟州縣自爲區畫迨至災年然後核其成

效以定課最所謂良藥期於利濟不期於古方也訪濱者上游剔
弊之苦心不知訪不足以禁弊而徒生訪之弊州縣者命官也尙
疑其非賢而訪之所遣訪之人非命官也何以知其爲實而信之
乎且也民不畏有形之浮收而畏無形之勒索雖極貧者負粟而
來莫不多帶升合備耗折之需今操之以蹙還察成羣風影未來
消息已到料量掩覆仍取之民從來弊不生于法中則生於法外
法中之弊易見而法外之弊難稽上之所禁浮收也不禁其擇米
也其應否渝籤米難自言矣上之所察者解面也不察其抑勒也
其誰爲後先無從察覈矣於是有行賄爭先者有倍價折帛者有
囑紳衿誼諉諛者有罄其行李資糧而號呼於路者嘻好除弊而不

善除弊之效乃至於此愚以爲訪官者宜訪之於平日而不必專訪之於收漕察漕者宜察之於民間而不必專察之於倉內王道蕩平不先逆詐果有橫征聽民上控嚴禁抑勒而寬假於浮收如是則大體立而要領得矣蝗爲天災春秋書有蜚未書捕之之法晉劉蘭不捕蝗關中轉豐唐姚崇始議捕之而白居易詩中已極言其弊今督捕之官太多一蟲甫生衆官麻集車馬之所跔藉兵役之所轄轢委員武弁之所驛騷上官過往之所供應無知之蝗食禾而已有知之蝗先於食官而終於食民捕虱而裂其衣熏鼠而折其屋固不如勿捕勿熏之爲愈也且蝗之捕果可盡乎凡所謂捕蝗而蝗盡者皆欺也皆待疾風暴雨而后殲旃者也聽民自

捕而官不與焉民間之禾蝗食者半存者半強民分捕而官督焉
民間之禾蝗食者盡蝗不食者亦盡愚以爲嗣後捕蝗之法宜專
責有司不必多差官弁果匿災耶自有王章若因其所小不便而
轉生其所大不便固不可也今夫訓州縣者輒曰爾其察吏乎勤
民乎除盜乎愚以爲上之所以相詔與其所以相率者事事相反
也夫州縣之胥所恃以剝民者無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恃以
剝州縣者亦無他文檄而已無端而取遵依無端而取冊結無端
而欵式不合無端而印文不全此固若輩剝虧之故智而爲上官
者乃亦不信人而信法偏好立規條教令界之權以濟其姦卽以
江邑近年諭之一行版圖順莊再行保甲循環簿再行印契之三

聯完糧之版串再行道府之提比約正之值月當其始也明罰勅
法若不可終日而意在必行及其終也形格勢禁亦自悔其初心
而視爲故紙愚以爲督撫之使吏治民如使工人之製器也物勤
工名以考其成足矣何必爲之製一斤造一削代斲而迫驅之乎
又如田主之督佃也予之牛種待其蓄獲足矣何必爲之隔疆越
界據其苗而助之長乎遠古以來未有多令而能行多禁而能止
者也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金鬻言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也荀
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上行文書能省尤善其必不
能省者挈其最凡月行若干行少則大府之體尊必行則朝廷
之法立其在上也官與官共事而不使吏與吏共事其在下也官

與民共事而不許吏與民共事捐死法而任生人隋劉炫對楊素
之語深可思也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書曰六府三事惟勤
勤之益于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緊
之地四衝之衢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姓以及其僕人別奏
若行轅若水驛若廚傳酒漿若關錢雜賜瑣屑繁重而爲大吏者
方且盱衡厲色矜矜自持餽芻禾不受餽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
費往往更甚于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爲吾旣不飲一勺水矣其所
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誤也而不知扈從之人所需不遂則毀精
舍而汚之鞭人夫而逸之詭程途而誤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
則取雉臨行或并其供應之屋幕几席銀杯象箸而滿載之雖忠

直之士亦多畜縮隱忍佯爲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爲政之精神已消磨於無益之地矣其在會城者地大民雜事務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教天明而往日昧而歸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投手板者幾何時待音旨者幾何時忍渴饑冒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爲以爲尊督撫耶至尊者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議安以爲待訓誨耶一面不謀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子亦無終朝曬曬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不曰堂廡瓦漏則曰射堂須朽不曰天府宴客則曰行香何所累一停候一籌畫則漏繫繫下矣雖兼人之勇其尙能謀農桑而理訟獄哉不知當其雜坐戲謔欠伸假寐之時卽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

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轅治供具之時卽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
之時也朝廷設州縣果爲督撫作奴耶抑爲民作爹耶清夜自思
旣自愧又自笑也愚以爲國家設佐貳丞尉本屬閑曹一切雜徭
宜委辦治使州縣得盡心民事如此而田野不闢訟獄不理者宜
亟亟劾去以讓賢路除盜之法自當責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無
下土之祿吏胥分潤良民猶之可也捕役之財取之盜賊取其財
而捕之無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則來往有需經承有需行杖
者有需彼方蹻膝跪足供帳之不暇而何暇擒盜且以忠恕之道
待捕役勢有不得不取盜財者就江邑論之額設捕三十法當領
八十金以八十金養三十捕每名約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謂二金

者制府之鳴鉦者分焉揚旗者分焉巡道之擊柝而張繖者分焉
名下之自役又分焉其足不足苟待問哉及至詣府受遣踐更遞
換莫不鮮衣肥體稱姪而前遞解軍流莫不器械資糧犁然具備
思其所以謀生所以應官與其所以甘心敲朴之故而不禁心寒
髮指矣雖然彼養盜者名捕也能養之必能擒之今之充捕者乞
匱類也不能養盜而盜亦不屑供養之然則何以自給曰賴朝廷
有樂戶蒲博宰牛等禁彼取月例嚇飛錢以度其日而攘獄遇訟
以及爲盜罔者亦間有之彼之所藏身立命者仍在禁令之中然
則禁者何以禁而令者又何以令乎愚以爲欲擒盜宜先養捕將
嚴罰宜先重賞嗣後請核縣庫司庫一切贓罰閒欵合計若干增

爲稟假充爲賞費俾此輩守法度於平時買細作於臨事則路不拾遺非難事也天下人才本於學校學校之設多在州縣選士學臣一過便已造士校官率多頹廢與士相親非州縣而誰今執州縣問曰爾所治某士賢某士不肖大率不知也其所知者非巨紳卽大賈而已其病亦自上率之也州縣進見大吏無問文風士習者上有不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且夫國家武學之設似可省也天下之民秀者爲文勇者爲武其勇者旣有兵丁行伍收而用之矣其秀者又有膠庠生貢收而用之矣國家養兵業已多費復爲之設武學而三年一大比焉靡各省錢糧萬計其所得者多非文非武之人臨試則習趨張具橐鞬平時棄之倚符鵠張一邑之

中破敗者十六七大抵羸弱之人無所拘束則必橫行兵之不敢
橫行者訓練多而管約衆也武生卽兵類也督學道敎職卑其誰
訓練約束之按武舉始於武后武學始於宋紹興本屬權宜之制
公盍題革此科以其費爲各省養士養兵之用未嘗非盛舉也凡
主數條明知日不增燭晝有餘光然春雷旣聲百蟲難嘿亦尚有
明知不能強公而又不敢不告者則莫如用人夫用人何以不能
強也以苟令之明而失之嚴象以諸葛之明而失之馬謖公羊曰
聽遠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形不察其貌此之謂也然
窺要亦有可言者大抵居高位者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
故使人得以揣合倅進顧明公起而矯之已高明則必加意於沉

潛之士已厚重則必寬容夫倜儻之人已苛察則不可輕信謫言
己靜鎮則不可竟無耳目己不媚天子而後能覺人之詬訛己
能力追古人而後能識人之庸俗病百姓者雖小必誅誤頓遞者
雖大必赦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蠶黃不同術
而同歸于治周來不同虛而同歸于亂要在觀其大節之所在而
審其情性之眞而已枚所見如是未必皆當然于大君子之前布
露所蓄或不以人廢而采其言或卽以言觀而知其人幸甚

周 鎬

字懷西號犧山江蘇金匱人乾隆己亥
舉人官至漳州府知府有犧山類稿

上制軍條陳利弊書

竊惟州縣爲親民之官位雖卑而所係甚重百姓之休戚天下之

治亂恒必出之惟其甚重也故選用不可不精惟其位卑也故體恤不可不到憲劄欲周知利弊夫利弊不勝窮也有一利即有一弊其始也因利立法而弊卽伏於法之中其繼也變法救弊而弊又生於法之外此雖朝更暮易何補於地方毫末哉故善求治者不任法而任人任得其人則有利無弊任失其人則有弊無利自然之效也方今所患者不患法之未備而患州縣之未得其人更患州縣之雖得其人而未足爲治何也法太密而信不行也法太審則顧忌不得不多信不行則勸懲無以爲據職備位知縣請舉州縣之當與變通者爲閣下陳之一曰資格宜破也夫缺有繁簡才有大小量才授缺則人地適宜今例揀發試用人員不問短長

優劣惟以到省先後及出缺早晚依次挨補如出一繁缺而應補者才有所窮但求合例不顧其事浮於人也出一簡缺而應補者才有所餘亦但求合例不惜其人浮於事也近又定爲實授三年方准調繁之例是使才長者沉於短馴恐有拂鬱頹惰之心卽才短者苦於重肩亦必有覆餗廢弛之患甚非所以勵人材而憂國事也爲此議者必曰上司之愛惡不齊屬員之巧拙不一巧者投所愛而先登拙者逢所惡而淹棄惟定爲此例庶督撫無所容其私耳豈知督撫皆朝廷簡用大臣方且倚爲屏翰烏有區區補一縣令而猶慮其不公不正者哉既不公正則亦何事不能舞弊而猶可倚爲屏翰者哉是又防所不勝防也二日處分宜寬也事

無大小靡不始於州縣精神耳目稍有未周百弊卽因之而起故以處分督責之小則罰俸大則降革幾於一事一處分矣原其始誠恐州縣之玩延隱諱不得不大爲之防及其後州縣且畏忌處分不得不巧爲之避是直惡其穢而又禁其濯也如定例失察私離假印誑騙侵盜者降二級調用知而聽行者與犯人同科立法極平樞允乃近歲如溫州樂清縣查辦假印誑財一案吏議以雖經自行查辦但功用已在二月以上仍照失察處分是查辦之人與始終失察者全無異也失察不過降調查辦亦不免降調失察之降調遲而未形查辦之降調速而立見則人亦孰肯自發其覆而不安於隱飾也哉卽此類推而州縣之畏處分而匿其事與夫

化大爲小避重就輕者不可勝詰矣職以爲案無鉅細凡本任不辦經後任查出或別行發覺者俱照例議處其有自行查辦及查出前任之案續經報辦者不論久近應將查辦之員概免處分如此則州縣自顧考成而又樂於免累天下無不明之案矣三日事權真假也民情風俗隨處異宜全在地方官因時調劑審其輕重視其緩急而次第布之庶幾可有成效今舉州縣毫毛之事無一得以自專而簿書文報之間苛責不暇稍一強項議已隨其後矣宓子賤宰塗父猶切切焉以掣肘爲憂而况今日州縣之才之德萬萬不如子賤者乎職以爲宜稍假之事權俾得從容展布閣下則但總其綱領而考其成功其有昏庸不職者立黜去之又不在

有權無權也四曰捐欵宜裁也古者制祿起於代耕自下士至於卿大夫皆量其出入以爲差等凡使歸於各足而已今州縣廉俸多者千兩少者五六百兩以之延請幕友尙慮不敷加以養父母畜妻子僕役之工餉差使之往來上司之應酬親友同僚之贈答皆人情事勢之所不能已者又以莅任之初以及交代盤查奏銷冊報等項由府房以至司院各房隨舉一事必有規費準之廉俸不啻數倍矣况以捐欵派之一年之間爲數無定區區州縣豈有點金術耶以故緩則敲筋炙髓而取之於民急則剜肉醫瘡而盜之於庫凡今各縣之虧空捐欵居十之四五其明驗也夫國家經費必有舊章用民力者民力承之無庸捐也動

帑承之亦無庸捐也今也下不在民上不在國而曰捐之州縣豈
知州縣且上侵其國下病其民而併歸於積欠也哉職以爲前虧
之捐款概予豁銷嗣後則永不捐派並其各房之規費而痛革之
庶幾州縣之力少甦而倉庫亦可漸圖彌補矣五日名實宜覈也
人之才質不同而志趣亦異有專心爲民疏於奉上者亦有工於
奉上而無意爲民者若以一人之意向爲憑而不察萬民之好惡
則名實紊而是非亂矣閣下試思今之所謂大能員者取其能治
民平抑取其能事上乎如取其治民則當問民心之愛戴與否不
必問吾心之順適與否也如取其事上則彼有逢迎而已矣結納
而已矣民生之利病何足關其痛癢哉且夫名者實之賓感之則

起謳歌怨之則生謗讟必然之理也今州縣之取謗讟者不察其
歎怨之實盡歸咎於民刁俗悍其得謳歌者則又不察其致感之
實而以爲是特市名共使名而可市則彼猛於虎而媚於狐者何
不取美名而市之而必市千萬人之謗讟耶在上者循其名而更
考其實焉斯得矣六曰賞罰宜信也夫帝王之所以策馭羣才而
風示天下者賞罰而已矣當賞不賞是爲沮善當罰不罰是爲養
姦每聞各憲之品題州縣曰某也廉某也貪某也才某也不肖議
論非不公也而所謂廉而才者猶夫故也未見其拔而升之也所
謂貪而不肖者亦猶夫故也未見其劾而去之也昔齊桓聞郭氏
之言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若是則何以亡野人曰郭

氏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退也今日之病毋乃類此故賞罰嚴者鼓天下之中材而進之功業之途賞罰廢者推天下之中材而納之暴棄之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至論也夫破資格則收器使之功寬處分則開自贖之路假事權則賢才得以行其志裁捐欵則簠簋得以廝其廉覈名實則巧僞不能相蒙信賞罰則惡有所懲而善有所觀所謂州縣之當與變通者蓋如此方今浙江省大吏類皆潔清自矢然而政治未能日進者蓋由上下皆務因循苟簡以偷目前之安無事則與州縣爭名有事則於州縣議過豈知州縣當以四境爲一家督撫司道當以七十六州縣爲一家州縣得人而治不必名自己出也州縣之功皆其功也州

縣失人而廢不必過自己成也州縣之罪皆其罪也先之以知人之明公之以無我之量而又於此六事者變通而力行之庶乎可以治矣若夫地方之利弊則固不勝窮也

藍鼎元見保甲書卷三

棉陽學準閑存錄

制撫位尊權重雖分封藩王不能及也當思何德何能君父以此位我必如何而後可以不負簡任將晝夜不遑寢食矣

爲國家愛惜人才是制撫第一事乃有以屬吏才能爲忌嫉而欲挫折排擠以示威於庸庸之輩使之恐懼奉承此不可解者也舉劾大事關係激濁揚清若爲一已作威市利朝廷典法安在

屬僚大小皆朝廷命官大者固當禮敬小者亦宜體恤不可以州縣之功名性命作大吏交際回答之盤飧

州縣一官之能否關係百里之福命以筐篚爲舉劾如蒼生何藩司以布政爲名其責甚重全省吏治民生當一力肩任以錢糧自談者固非蟠結黨類把持腥臭更非也

臬司操全省民命一舉一動關人死生興亡二十分謹凜兢業尙恐刑罰不中况將之以私意臨之以威福冥冥之中有操券而隨其後者

監司之職在於正已率屬綱舉目張不以煩苛騷擾爲才曠職侵官皆戾也

監司侵守令之職難乎其爲下矣華茲然惟利是圖雖督撫如弟昆而庶民嫉之守令鄙之富豪奸棍皆得以奴隸指揮之此何如監司哉

屬僚賢否知之明而處之當使廉能皆得以伸其志節而不肖者有所憚而不敢妄爲斯可以爲監司而無愧矣

守令弗能其官監司得糾舉之制撫弗便于民監司得匡救之膺斯任者何重也依阿詭隨無所建自己負當寧簡用盛心況背公營私虐屬殘民毛色其面目而蛇虺其肺肝也噫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誰敢與上官頑頑哉事非關係自無不委曲聽從若欺君蠹國亦與附和此可謂之人乎所以爲

上官者不可咎屬僚之拂我當清夜捫心問我所作者何如

熊宏備

見治原

居官格言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遣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卽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瞽瞽然豈不驟貴躡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累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栗毓美見保甲書卷三

實政遺編

余曾爲州縣州縣之難知之最深上司過境而供應必求備焉是薄待上司也知上司不以此爲喜怒正所以敬上司也上司必能察之

上司自用十金屬員供應便須百金出門帶幾人馬幾匹開單漕途面交地方官俾知此外皆黑差則所省多矣不在矯情絕俗轉致地方官難以措置

徐文炳

見持家

論驛傳之害

凡驛傳之設有衝有僻衝則謂之驛站僻則謂之里甲馬僅以供本州邑之馳遞故又謂之遞馬遞馬之設不過數匹驛站每州邑或再設甚衝或三設每站額馬六十七十不等其廩糧工料存留項下支銷而歲終隨地丁奏報焉其爲差也官則給以勘合役則給以火牌而水驛之船隻陸驛之夫馬則遵照部填其馬有官坐有緊差小差散差包馬之不一其役有總理馬號家人有兵房有馬牌馬夫背包送差醫獸之同事至於額外之差有上司之紙牌有鄰封之協濟有過差之越站有馬匹之多索各項之苛求辱官毆吏鑽撻馬夫之肆橫在昔明代末年海疆多事差使繁多往來絡繹員役狼虎拷索慘同盜賊方解鞍下馬酒肉如山任其

醉飽但喧呼索馬不與牌抄馬集成羣皆非中選其意在於勒詐
也迨飽其欲方許抄牌試馬多索之外又要折乾脆云馬不堪騎
貼併之外又需惜馬若遇水陸較衝之地既索諸費又欲坐舟及
撥至官船又嫌滯重欲坐民船於是埠頭行戶四出封拏及集河
干衆皆歛金餽送方坐一舟而行或竟不用舟仍乘驛馬而去所
乘不過數馬所坐不過一舟而官役受其騷擾水陸遭其剝削前
差甫去後差又來衝繁疲驛何堪此累然此猶其小差也若大差
出京部文先行知會沿途督撫地方州縣預期料理馬匹伺候供
帳辦買用物傳集工匠無不畢備遣騎偵探於數百里外聞風所
至盡皆膽落官有才能應付羸具者尙能勉支持以圖澆倖其

庸員苦缺則束手無策附近統轄上司懼禍及已乃於所屬州縣
調馬協濟輒一二百匹守候多時離鄉寫遠芻糧俱盡馬斃夫逃
不可勝數及差使將臨督撫護送標員兵部差官及各差前站帶
領司庖飛馳先至本官詣館接見供應之外各送規禮先求差官
前站包收而旌節使至又致敬贐儀餐畢登程始保無事稍有不
周良驥指爲驚駘盛饌匿爲草具辱官鎖胥毀房掠器協濟諸騎
盡行越站鞭箠馳騁必使馬斃而令賠償于他驛也然此猶爲經
過之差言也若本省上司按臨及紙牌應付則更有甚焉夫州縣
之獲罪於經過使臣也督撫知之猶或垂憐衝劇尙爲掩覆縱使
臣蓄怨思報猶事緩而禍遲至於上司按臨其供帳之盛儀衛之

隆姑不具論此外幕客內司與夫書門承舍皂隸輿臺之屬無不
有餽苟或少疎則媒蘖有司之短長播弄屬役之過失功名身命
屬在須臾豈不發速而禍大乎若夫督撫值班之書役司府公務
之差承亦本省之子民也而狐假虎威需索凌虐甚于過差附帶
親朋互爲羽翼黨惡橫行恬不之怪嗟乎朝廷置驛所以速郵傳
而驅馳王事詎容此無端之荼毒耶牧令覽此未有不寒心酸鼻
者吾默一籌思誓此生有居尊位乘軒轎之日斷不蹈此故轍則
無形之造福已不啻甘雨隨車矣

周

鎬

見前

上玉撫軍條議

夫書吏之弊至今極矣然愚以爲州縣之書吏易治而上憲之書吏難治何也州縣之書吏弊在虐民富者百般勒索貧者任意留難或勾通訟棍借事興波或授意罪人誣扳嫁禍甚或藏匿舊案抽換卷宗使是非可以混淆而本末無從考信其弊誠不勝枚舉然州縣者爲親民之官統馭少而耳目近少則易遍近則易知但使爲州縣者實能以民心爲已心視民事如家事日坐大堂與民相見表裏洞達無阻無隱其有勒索而留難者許民面懇立提質究則弊除矣其被誣牽累者卽從所以誣牽之故訊出勾通授意之由立予責革則弊除矣且藏匿抽換必乘新舊交代之際或數年數十年而後發防範最難然苟鈐印卷宗又令各書將經手案件

登記號簿官爲用印以入交代倘有遺失惟最後接收之書吏是
問則其弊亦可肅清故曰州縣之書吏易治也若夫上憲之書吏
則魚肉州縣之書吏而并能挾制其官州縣莅任先索到任陋規
其後交代有費盤查有費經徵有費奏銷有費滋生烟戶有費賦
役全書有費蠲除有費工程有費恩賞有費領有領費解有解
費割扣有割扣費舉州縣毫毛之事莫不有費誠如憲劄所云動
筆卽索事無空過者稍不遂意則駁換捺延處分降罰其禍立至
故州縣畏之如虎而奉之如神州縣之書吏亦不得不多方搜索
以求解免此吏治之所以日難而虧欠之所由日積也且夫州縣
之書吏上憲得而懲治之上憲之書吏州縣不能約束之而併不

敢誦言之譬諸城狐社鼠灌之不可焚之不得稍一非議不以爲去狐鼠也而反以爲攻城社故曰上憲之書吏難治也其所以難治者有二一曰書缺買定也某書管某縣某吏值某科皆量其出息之多寡以爲授受州縣特其佃戶耳買定之後則以此缺爲傳家之寶官有遷調而吏無變更卽或因事革除而易名頂替者仍其人也是以州縣甯隱忍以免目前不敢觸犯以貽後禍一曰權從書出也幕賓案牘旣繁一切片稿半由擬送稍爲出入便已低昂雖有核裁豈無疎忽誠如憲劄所云高下在心也更有不可解者如戶口之增減倉庫之盈虛惟州縣知其確數以爲具文則具文可也以爲實報則實報可也而司書則曰彼有程式所謂程式

者又不肯顯頒於下屢送屢駁無所適從費到而冊始定其實上下仍相蒙也去此二弊約有三端一曰汰冗濫酌公事之繁簡定書吏之多少擇其勤慎廉能者留房辦事其餘悉裁去之俾歸民業如敢掛名射利及私相頂替重治其罪一曰定額費使各衙門之書吏開具實在必須之費詳院核定行知州縣遵爲定額上下曉然敢有額外濫索及借事刁難傾陷者許州縣據實指稟違則參辦又如處州于通省最爲貧苦甚有歲入不及千金者日用尙慮不敷何力應酬諸費應請概予刪除而將該縣應辦事宜併入經管大縣之書吏兼辦庶公私兩無貽誤一曰頒冊式一切造冊章程縣書未經目覩者卽請頒一樣本飭令縣書如式照造以免

駁換如是則憲書之事簡而其權亦輕庶幾無所容其奸矣至於州縣之書吏前說已詳設有昏庸不職之令任其舞弊者自有法治之無難立斷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在上位者能正己率屬剔蠹除奸則書吏自然歛跡否則防一弊又生一弊州縣且救過不暇何敢與之爭費哉

趙申喬

見屏惡

禁司道府縣濫差檄

爲嚴禁濫差以杜擾累事查定例內開督撫以下道府以上官員凡叛逆軍需驛遞公文等緊要重大事情照例差人外其餘止許行牌催提如違例差遣者督撫指名題參議處如督撫徇情不

參或科道一題參或部內查出將督撫一併議處如督撫平常小事差役害民者或科道糾參或部內查出交與該部議處等因違行在案乃衙門蠹役耽擱擇食囑通經承賄買差票經承受其賄囑朦朧稟官一應號件或錢糧或詞訟事事差催椿椿守提此輩差票到手便爲奇貨呼群引類駕船乘馬一到地方要歇寓要供應要盤纏要謝儀稍不滿欲則借題挾制凌虐屬官捉鎖經承必饜飽而後止雖曰公務實則營私雖曰官差竟同兇暴下屬礙于上司只得吞聲忍氣甚至一差未去一差又來初催之差甫到違限之差又至往來如織威談日張儼如上司親臨誰敢不爲承奉司道差役到府則諸費派之州縣府差役到州縣則州縣派之經

承經承又派之里下昔人謂之急民急事謂無上一
硃民間一點血者誠可痛也除即行訪拿外令行嚴飭爲此票仰
該司道州縣官吏查照來文事理卽將現差各役盡數撤回恪遵
定例俱用紙票催提三催之後許用木鐵提比經承如遇緊要重
大事情或下屬疲玩不遵必須差催者卽選謹慎小心之役嚴立
限期責令回銷不得無故逗遛恣意需索仍一面將催提事件差
役姓名回銷限期報明本部院以憑查考如有故違一經察出卽
行照例題參決不姑貸其上司差役到府州縣該府州縣卽刻
具文交付來役依限回銷仍一面報明本部院銷號倘有大膽差
役仍前不法亦卽於文內報明聽候拏究至于該州縣一切錢糧

詞訟俱不得違例濫差擾累小民致干參處一併嚴加通飭各取
遵依報查毋違

陳宏謀見保甲書卷三

飭巡道清查州縣詞訟檄

自理詞訟原奉部議定例責成該管巡道稽查督率巡到州縣地方卽將訟案號簿提到查核勒限催審有關積賊刁棍衙蠹及胥役弊匿等情立卽親提究治仍將未完幾件開單移司報院如玩延不結卽行詳參知府直隸州未結詞訟亦卽照此辦理等因法至善也乃茲據兩司會議以一道所轄之州縣多寡遠近不同時難以遍歷請通飭各州縣各於月底將一月准理事件開列事

由已結者就簿登銷其有証佐未齊原被患病不能依期完結者亦於冊內據實登明各於次月之朔呈送巡道查核遞月倒換院司府廳批發事件各聽原行衙門催辦並飭分理之丞倅各循此式一體申送查核等情惟查自理詞訟逐月造報久奉定例祇因事涉繁冗造報難信徒繁無益所以近又定例責成巡道到縣就近提到號簿逐一稽核既有號簿可查不必再令各屬造報如果巡道每到一縣卽肯坐守查辦未結詞訟縱號簿或有遺漏而有告無審之事兩造必然告發不難查出正可卽此參核以定所報之虛實今若令其月底造報勢必仍如從前止將已完者造入塞責又成故套本部院莅任悉心體訪從前雖議行月報仍然漫無

稽核亦未會催結一案近則報者亦少更有全然不報則所報之有無遺漏更無從查考矣至於道員所轄州縣至多不過十餘處二十處如駐劄之縣正可日日查催原不待巡方始查其餘各縣遇有因公往縣及查勘公出之事經過之州縣停驂數日即可查辦其不在沿途者相離太遠亦不過數十里至遠不過一二百里迂道一行亦自不難何至憚此一二日之程不肯一往况此等州縣之民生利弊水利農田皆賴巡道經心措置主持籌畫所謂一
道之慘舒係焉者又不必專爲詞訟而詞訟亦其大端非沿途經過之縣道方巡歷不在沿途卽不必巡歷也況分巡所至原應有放告之事凡民間冤抑道遠未能赴接者皆得就近具控巡道亦

可就近辦理應查審者查審應提卷者提卷三四日之間卽有可以辦結之案是巡道一到地方是非明白勸戒詔著底巡道不爲虛設分巡亦非空行辦過一縣卽將一縣先未結而今結者若干尚有未結者若干經巡道提審完結者若干止須簡明開單移司報院則該縣未結案件之多少巡道辦結案件之多少亦有可考凡一時未能卽結者回署後又復指催待下次再巡又爲核其虛實或有赴控者亦可定其虛實各屬官吏皆知巡道將到雖極疲玩亦必上緊審結胥吏亦必不敢任意延捺清理詞訟之中卽寓策勦屬員懲戒胥役之道不得以州縣寫遣不能分巡爲言更不可止令造報不必分巡也

寄家雨泉書

甄別州縣之能否理事知府而外專責巡道稽查督催如兩官交代接任官將前官已未完詞訟若干通報後來者亦復如此則各官任內理訟勤惰自己皆有責成上司亦有查考試用者一委暫署即可以此定其能否勝任矣

黃可潤

見保甲書卷三

巡查

直隸道府每歲有巡查各屬之例然不過一經其地而已其實欲查亦甚容易觀其井利之修廢麥田之多寡種樹之疏密溝渠之通塞可得之眉睫間矣

栗毓美見保甲書卷三

實政遺編

所過地方不阻人告狀可以徧悉人情風俗不必准者原不可濫准然不淮理非不准收也

熊宏備見治原

居官格言

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中夏有疫疾濕蒸冬有皯瘃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罪迫就死亡獄卒因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馬上飛弔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寡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屬州縣吏無敢妄繫一人矣

陳道

字紹洙江西新城人乾隆戊辰進士官知縣有疑齋先生遺集

官戒示長兒子金衡嚴道

初到地方宜博訪僚屬察其俗尚美惡舊政沿習何似無甚害義者且循故迹無輕率變動未能洞悉原委而輕妄動不惟無益而且滋擾漸次熟練知其端的而後可以圖議治屬疆界山川道里均宜先知托同官練達者將各府繪一總圖地之肥瘠高下土地所宜水利開塞以及州縣接壤水陸道途所通及大市鎮並細注圖內吏胥機巧非智計所能防察當立定章程俾不能爲弊恩信相孚使不欲欺不假權於若輩批判一由內幕而尤嚴飭門儀無與爲比內署左右爲書吏耳目所係本官性情又篤左右所伺察

必自守嚴正安重無偏好無輕言妄動使人得而玩之
日用物件悉照民價平買無貪小利短折累民或舊有官價陋規
須潛訪察明張告示無爲買辦蒙蔽食用須酌定章程豐儉適中
他物甯自節省無好侈靡奢而不足必致妄取於人所得甚小而
所失甚大

衙署房屋足蔽風雨卽便安居不必修葺如令屬官代修尤爲不可
圖一己之快而爲累於人何爲也凡有餽遺概宜謝絕卽食品
不便卻亦須擇其至輕者凡送物投汝所好必將有所爲且與門
僕相通方能如是宣峻拒之稍涉游移後將引類而至所累甚多
而玩物甘言尤易歛動切宜謹守至於托人購買物件尤爲非理

此口一開人無不輕而玩之

養廉按月支給無豫借諸友館穀逐季送清餘以給日用能節存十之二三以備急用爲妙萬一不敷甯補奏斷不可妄取人錢祖父以清白傳家非義之物一分不可取事上宜恭謹而不可卑謾平素守正不阿人自不以非理事相委若素常詭隨臨時豈能謝絕凡與人交不可求一時親密人之易見喜者必易見怒惟遵禮致敬不見好亦不招尤所謂淡而可久是也見兩司及在撫軍坐中凡言他屬能否與計議政事不可輕易出言本屬有公事及官當遷調之處均宜先與兩司商定再陳之撫軍蓋兩司總持風紀通省政事皆其主張分巡職當聽命無專擅之理週公寧差遣切

不可推諉院司書稟宜常通但須擇地方切要有益而可行者無泛舉動以啟人厭

待僚屬宜寬平和易使人相信而不疑故作威福欲以生人敬畏而不知適足以使人輕賤遇一老猾者慮其不測卽先發以相制未能制人而失自敗屬吏能否當於政治實績間驗之語言狀貌未足爲憑固不可先設疑心待人亦不可以片語投合便深信不疑也今有察吏之責益不可不詳慎矣

州縣相見並須和悅顏色論地方政事須聽其暢言畢後方詰其曲折或所見不同亦宜和婉相商有能抗論是非者必其中有所見尤宜平心下氣加意採擇無執已見遽折人非人有膽弱者一

折便將不顧事理曲附上官貽悞民事不淺固是公事只期事理
得當而已人已意見斷不可留

本境武官尤宜和協若有事相商者和同辦理無分彼此無大小
接待總宜謙下

出巡於地方未能有盡而先於屬縣有獨創初任不能不一一行部
切宜輕裝減從一專友二三老實家人書吏晚事者各一人足供
使令便好此外無多帶僕從夫馬及船自駁載僅無取於縣尤要
在不遺頭站人諸弊皆從此生先已行牌通知斯無顧私前去屬
吏預備執事郊迎俱報則猶省數人措拂呼嚮轎斯帶家从以一
可使者應門餘銀不得與府庫小相調所到地方或有盜獄當折

者就近理之利害當與幕者細心察看與同官參議同署再酌無以已見遽出令也一切餽遺除酒食外概行謝絕無因語意殷勤稍涉游移或辦差務及往省均須斷定倘期人數無多帶閑人善柔之人能以曲說巧語入太心腹當前甚覺稱喜或引薦近之謂此人必爲我用而不知爲此者蓋有所圖也圖之既得或他事未盡如意卽生怨怒心將轉媚牠人遂不難加以譏諷陷害此自古迄今小人之常態未足爲怪閱歷未深者往往爲其所中事後追悔已無及矣官場中領輒之事甚多而此尤難測好訛者當隨地自省加意防察

幕中諸友須精意親洽禮貌周到不可疏忽飲食酌定數品時當

陪飯便令廚子不敢損減論事當和婉相商無執已見輕行改竄
卽或意見不合亦宜以禮貌相別無出惡言

分巡雖有察吏之責而無進退之權稍一專擅欲自見長則上疑
於僭下嫌其侵矣故以安靜恬退爲守官之道爲政最不可喜事
喜事見能必致生事滋擾而奉行不善者非藉以取巧卽因緣爲
姦然又不可因此而自忘苟安也事到面前無大小皆當細心體
察分所得爲者審時度勢隨事救正於民生不無小補也

人惟能受善言能知人善任使雖無才亦可免過矜智恃才以自
用者乃下愚小器適以自害而已愚人聽言之道前已詳說今更
提撕當時時以此自省

一紙家言爲政之體用咸在後數則中肯處得之閱歷者尤
多當與樂山聶翁誠子書並傳不朽

龔景瀚

見保甲書卷三

與林春園同年書

太守居二千石之寄筦千餘里之地行其所學其有濟于生民甚
大今日所處較難然以善事上官體恤屬員爲要善事非逢迎之
謂也承上接下不得上司之心則言不聽計不從而州縣之事亦
掣肘而不可辦故必積誠以動之勤勞以結之委曲以圖其成權
宜以濟其變使彼雖貪暴亦必敬我愛我而不疑然後惟吾意之所
爲利可興而弊可革體恤非徇庇之謂也人才各有短長州縣

中非有大不肖者皆可琢磨扶掖以底于成開誠布公使人得盡
言則下情畢達平心和氣使胸無成見則處事無差而大要尤在
有擔荷勿但顧一己考成而不顧他人性命至于約束下人屏絕
供應又其餘事佐雜教職等官尤宜周恤小過可捐微勞必錄則
無不勉之人無不成之功矣署中雖有幕友長隨然一事不可不
經目一文不可不手判非獨練習庶務亦以塞清弊實民隱不可
不恤又不可輕准詞訟以啟告訐之漸吏治不可不振又不可紛
紛差提以多滋擾之累蓋府尊之體又與州縣不同輕重緩急所
當斟酌其間也

復林春園知府書

今日而言循良談何容易束縛於法令紛擾於差事奉行文書苟幸無過而已能行度外之事窺古人於萬一乎然盡一分之心則必有一分之效閑下到任三月而政聲已流播遠邇此其彰明較著者也故官無大小勢無難易盡職或不敢言盡心則可自勉誠如來教民自多情第愧撫綏無術耳袁州雖稱清苦於今日却甚相宜人無可欲則我得以自守惟戚友往來同僚緩急作自了漢固不可而必各遂其求恐亦難爲之繼亦惟自盡其心焉而已力可爲者竭其力力所不能爲者致其情豐供餼隆禮貌使當時無可致怨而久後自能見諒此亦貧家勤掃地貧女早梳頭之理也若深居簡出或欲一望顏色而不能則謗言繁興傳爲話柄故此

等處最宜留心闡人尤當加之意也來教謂作守難於作令此言誠然然積之以誠則上下之情通行之以恕則人已之理得屬員賢不肖不等其爲無心之過皆可從權而援手其爲有心之惡不必從井以救人以理度之而無計較于利害禍福斯得之矣

訥親

滿洲鑲黃旗人官至保和殿大學士餘未詳見皇清奏議

請考覈州縣實政疏

竊惟吏治貴有實效奉行務去虛文外省自督撫以及各州縣皆有應盡之職守而州縣爲親民之官凡敎養大端能盡一分實力則百姓受一分實惠加以督撫綜覈得宜自然令行禁止有月異歲不同之象外省政務非不遵循成憲辦理然浮文常多實惠殊

少如欽奉 上諭暨內外臣工條奏應行事務在督撫大吏固皆恪遵罔懈督課維嚴由司道行之州縣亦復鄭重嚴明但于行文出示之外求其遵奉之實際則十無一二竊思朝廷良法美意凡以爲民也但其中有未能期效于旦夕者亦有實力奉行卽可收實效者如興學校端士習振民風及農桑樹畜河渠水利諸善政皆所應行其造麪燒鍋賭博健訟刁悍諸事定例綦嚴皆所應禁然當因地制宜從容觀效未可以期之旦夕也至於盜竊打降及崇尙邪教等事關係民生風俗不可不爲急除果能力爲整頓固可旋至而立效也其所以行之而無效者蓋以各省州縣惟以籠書錢穀爲事其于境內戶口之貧富地土之肥瘠物產之豐瘠民

情之趨向習俗之美惡以及山川原隰橋梁道路一切漫不經心
官之與民條教而外既無餘事民之與官納課而外漠不相關上
下之情不相聯屬安望其令行而禁止乎臣請 勅下各省督撫
酌量各州縣地方之大小事務之繁簡定以一年半年之限令該
州縣官徧歷境內鄉村逐一體訪確實名就地方情形將某事所
當興舉某事所當整飭行之有無效驗之處據實造冊詳報該上
司卽舉此以爲考核歲終督撫將通省某某州縣某事興舉若何
某事整飭若何有效無效核實具摺奏 聞如此則爲州縣者知
上司之考核以實不以文凡職分所當爲考成之所係自必實力
奉行不敢虛應故事况百姓之休戚果能相通地方之情形又能

熟悉其平日一應戶婚田土詞訟錢糧自易於措辦可省案牘之煩卽猝遇水旱不齊亦可斟酌緩急措置得宜則事事皆爲實政於吏治民生不無裨益矣

陸世儀見保甲書卷三

筆記

海剛峯爲應天巡撫凡所屬各府州縣正佐首領以及學校之官皆令置簿先立欵目如某利當興某害當除某人善惡某事可否一有聞見皆援筆記之不時弔查借此以悉民情亦卽以下地方官賢否誠長民者所當師法

陳宏謀見保甲書卷三

寄楊青江錫紱書

大抵今日屬員中能于民事勤勤懇懇不肯漠視者皆有志向上
雖所行未盡愜而路數不差自當鼓舞而振作之至于凡事只圖
自占地步不顧民生苦樂者雖才具敏捷或自負老到究于地方
無益嘗有上司交口推爲能員而體訪輿論竟大不然者三代直
道至今在人公聽並觀考言詢事庶是非黜陟上下相孚舉直錯
枉則民服耳

謝振定

號齋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庚子進士官至御史有知恥齋集

飭吏八則

一州縣官宜辨其品庸陋無能剛愎自是固不可以牧民而專意

這道應酬周到者必非認真辦事之人如果實心實力爲地方
興利除弊其視缺之繁簡無二也雖僻壤小邑必有應辦之事
卽日夜勤勞猶恐不給何爲孜孜於世故周旋耶但辦事認真
未能隨俗附和則長吏同寅鮮不以爲迂拘甚且相與議刺之
排擠之矣故衆惡衆好不可不察而訪察臧否在各道府尤親
切宜有責成

一州縣宜節其用除署中修膳日用應酬外各上司有規禮有攤
捐項有幫貼項有一切解費冊費考棚費多者萬餘金少亦不
減五六千金州縣養廉俸銀不過千餘金而費用如許是從何
來上司能設法籌畫爲之省去費用庶責其廉而罪其貪於勢

爲順於心爲安

一州縣官禁其奢侈儉以養廉亦以端化自是作吏之要近來外官與服僕從之盛飲饌應酬之豐雖較前稍減而積習未除爲害不小祛貪汚杜虧空似必於此塞其源還淳返樸在大吏倡之更易爲力至官僚幕友終日宴飲或與僕吏輩晝夜聚賭恬不爲怪此風尤宜痛懲

一州縣宜養其廉恥州縣官縱不自愛重未有不顧體面者也上憲視屬吏無論賢否皆等之隸卒吏風所以日下凡有憲札事無鉅細輒以參揭套文重加申飭連文累牘嚴示而不信行無怪州縣一切皆視爲具文此其弊在書吏幕友率意議行上司

所不及察至於上憲差提委員徒滋煩擾殊乖政體似宜斟酌
一州縣倉穀勿輕准借糴每年春借秋還直是官吏家人藉此分
肥毫無實惠及民每次稟請借糴司房使費甚重挪移虧空弊
竇多端惟荒年發賑萬不得已然且昧心染指比比皆是何怪
民間之盜賊紛紛也

一州縣利弊宜責令指陳何事當興何事當革不妨各抒所見縷
悉上呈大吏藉以覘牧令之才識知地方之情形因而措施得
當旌別有權在實心任事者可得所稟承卽有意見長者亦從
茲鼓勵或者不致任意廢弛也

一州縣勿輕更調官不久於其任雖敏才未能裨於地方如上審

謙沖懇摯使賢良吏得以盡心利濟豈必急急於遷擢乎用才
獎善不望自新之路不開躁進之門大君子當有灼見或有案
件差錯札調來省最足滋累或實缺州縣藉端赴省夤緣干求
最爲惡習卽有司官逢五十日必上衙門似亦煩瑣有事不妨
每日求見無事則期望可也

一州縣毋任欺罔凡牧令事無輕重必由道府轉申中途阻格累
月經年且繁要事必與首府首縣商通辦理往往變幻失眞串
謀蒙蔽上司殊難覺察而外州縣必有坐省家人與院司吏役
及首府首縣家人勾通探聽凡大憲言語喜怒陞遷降調事未
舉而通省皆知彌縫黃綠無所不至此賢否庶以難辨而錯置

未易允當也若使事可徑達機不外洩則屬吏之志可通而上
憲之柄不搖矣

曹一士

字誦庭江蘇上海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給事中有四焉齋集

請分別賢能疏

督撫不擾守令守令不擾小民而天下之民莫不安矣自大吏以
至小吏皆有賢員有能員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
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何謂賢務持大體與民休息者是
也何謂能趨事赴功綜核名實者是也天下能吏多而賢吏少則
吏治必有不得其平者不可不亟加甄別也臣查督撫之保題守
令其辭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也爲人明白也辦事勤慎也其實

跡則錢糧無欠也開懇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賊汚虧空聞或以草菅民命劾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彼誠有才焉以濟其惡耳若夫吏之賢者則不然惻怛愛人而已悃愞無華而已方於事上不爲詭隨而已吏人同聲謂之不煩而已此數者皆督撫所視爲無能者也然而賢者則必出于其中度今世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毋亦重視能而輕視賢耶抑亦狃于積習以能吏卽爲賢吏耶且臣恐督撫所謂能者非眞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爲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爲怠緩矣且或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

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
掇拾細故以劾罷之矣好尙一乖取舍頗異及至所取者潰敗決
裂則曰臣不合誤舉於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
舉者可議其罪誤劾者復何從而加之罰乎臣聞之子輿氏曰尊
賢使能又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賢與能之宜別也臣愚以爲
今之督撫其所屬守令 勅於保題薦舉時各分填賢員能員字
樣然後條疏實事於下如能員而有敗行許督撫自行檢舉若賢
員而著劣跡則督撫從重處分倘其屬所舉皆能員而無一賢員
則非大吏乏正已率屬之方卽賢者有壅於上聞之患督撫之賢
否且視其所舉而瞭如矣如是則以知人之哲爲安民之惠

皇上之仁心仁政寄之數人天下百姓有不悅受其福者哉

賈漢復

見屏惡

取賢否冊

爲彙取官員賢否事照得本都院職任撫綏撫綏之權首
未有吏治不清而能嘉惠元元者也茲值莅任之初
司布列既廣一人耳目難周因思各郡之賢否不能欺司道
之賢否不能欺府廳佐貳首領之賢否不能欺掌官若
謬絕無混諧何難肅清吏治但恐司道府廳等官不無
之言夢譏謗之心或以資格爲拘泥或徇情託爲委蛇或偏私
輕重或善惡或要或譖趨避而隱此大奸或聽誣誘而肆揚正直

或惜窮途而姑容竊位一路之哭徒聞三尺之法莫逮不幾以朝廷彰善瘅惡之典爲胥人顛倒漁利之資平言之虧心急宜痛革本部院端本澄源期於貪墨解綬所有各官賢否合行查取爲此仰司官吏卽將撫屬大小官員秉公採訪嚴加品題某官德政卓犖某官治行平常某官才不稱職務令繪心肖貌刻畫逼真據實開填援事證考總不得虛應故事中有不肖之尤者另開事蹟密揭呈報以憑糾參本部院卽以品定賢否之真僞定秉筆者之賢否所謂不知其人視其所與者是也如或瞻徇故縱毀譽失眞則本官之治行可知自簡無情恐不獨問之下吏也

程含章

見治原

八條察吏

郡守牧令中能以經術飾吏治盡心於農桑水利學校人才且與紳士者民講讓型仁培養元氣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效在數十百世者是爲儒吏定當破格保舉

一居心誠樸守潔才明盜息民安政平訟理合境內之人爲一心視百姓之事爲已事或水旱爲灾而能盡心救濟全活數萬人者是謂循吏從優保舉

一才具開展吏治精勤除暴安良案無留牘或水旱爲灾而能設法捍禦事集而民不擾或奸宄萌動而能掩捕神速害去而人不知者是謂能吏從優保舉

一遇事勤勤懇懇不辭勞瘁或虛心學習或聞過知改或守優於才或才優於守或熟習兵刑或精通錢穀或善於緝捕或達於河工是雖賢不如循吏才不如能吏而一長可取亦當並蓄兼收隨事保舉

一聽斷不勤案多不結或偏執粗率顛倒是非或驗訊不實枉縱人命或約束不嚴丁役肆擾或捕務廢弛盜賊滋多或境有豪棍土豪訟棍窩家賭局教匪劣衿皆是而不除或地有灾荒而不報乃如之人縱使操守可信而民間之受累已多是謂昏庸之吏立予參革一用度奢侈債累滿身或狂童美妾車馬如雲或朝歌夜絃日高不起或耽心麴蘖罔恤民艱或侈談詩文曠誤職守乃如之人

縱使不貪不酷倉庫必致侵虧卽不侵虧民事必多惱廢是謂
荒淫之吏立予參革

一性情浮躁行止卑汚或居心險詐挾制長官或作事乖張擾累
百姓是謂惡劣之吏立予參革

一婪索贓私鬻獄賣法或藉端苛斂或侵虧錢糧或審斷案件並
不細心研鞠一味刑求致有冤濫或非刑拷打致斃無辜是謂
貪酷之吏立予參革治罪

張師誠號蘭渚浙江歸安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見皇朝經世文編

杜州縣交代積弊議

爲酌擬革除州縣交代通融積習以絕新虧而杜弊源事竊照安

省倉庫虧空屢屢清查一次續添一次凡遇交代無不遲延轉轄
每多通融結報以致虧數日增舊虧未補新虧又起通省倉庫幾
無完善之區推原其故大半由於攤欵之多攤欵約有數種州縣
在任之時欲圖侵蝕往往虛報工程等事自謂力難獨任稟請本
管府州分年流攤府州徇情批准恃爲護符後任見前任有此辦
法亦復效尤遂改換題目另造一案倣照辦理此其一也州縣批
事之後欠欵甚多或捏一名色藉稱因公賠累私求本管府州批
准分年流攤或憑監盤說合公立議單分年攤認或以抵欵不敷
將交項剔出數條歸入攤欵或以前攤未交又請展攤數年以爲
延宕之計此其一也卽偶爾一虧空之員恐其罪名較重不肯認

虧數全行託出仍刪除數欵歸入流攤此其一也接任之員其始
也未嘗不刻意認真及至交相勸說見上司批准流攤有案仍卽
接收旣接之後又視為攤欵無關緊要並不按日交出任其短缺
陳陳相因愈積愈多此等名爲攤欵實皆正欵總由本管府州姑
息市恩一意通融徇狗隱以致不肖之員肆無顧忌習以爲常又如
墊完民欠私糴倉穀寫立欠票物件作抵等類均係積弊大端本
司自上年七月到任以來細加訪察得悉前情卽經剴切通飭不
准混攤以冀痛除積弊現奉特旨清查舊虧所有從前虧抵各
欵皆當徹底嚴查務令水落石出舊虧旣應查明新虧尤宜杜絕
若不藉此畫清界限革除積習何以挽狂瀾而杜流弊今就本司

管見所及酌擬數條臚列於左

一凡修理一切工程概不准流攤也查州縣修理城垣監獄倉廩衙署廟宇棚廄橋道以及一切工程如逾保固限期實在坍塌應修例准詳請動項原不責令地方官捐賠如果工程緊要必須修葺何難照例詳請委員勘估領項興修乃近來州縣往往以一詳立案不候批准輒動庫項墊辦旋卽浮開用數率稱獨力難支詳請分年攤補竟有並無要工平空捏造專爲交代流攤地步者此等因虧空而捏報工程私求本管府州批准立案遺累後任實爲第一大弊安省似此流攤作抵者處處皆有目多一日若不嚴行革除何以杜欺詐而絕漏卮應請自道光元

年起凡有一切地方緊要工程悉令照例通詳聽候委員勘估
分別辦理不准再行擅動庫項摺辦率請流攤如未奉院司道
批准率擅動庫項興修者不准後任接收作抵仍責成該管府
州據實詳請撤參倘府州徇情容隱批准流攤卽將府州嚴行
揭參或經監盤說合私議流攤卽將說合之監盤濫接之後任
一併嚴參所攤銀兩分別著賠

一凡一切因公費用概不准議攤也查地方偶有公事或緝拏匪
犯或偶遇差使及一切因公費用本應各歸各任辦理乃州縣
於得項則視為分所應得於公用則不肯自出己貲往往於交
卸之後私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攤或憑監盤說合公立議

單分年攤認自開此端不肖之員遂相率效尤捏造賠欵紛紛
詳稟爲掩飾虧空侵挪肥已張本以致攤欵日積日多虧空愈
積愈大更當嚴行禁革以杜流弊應自道光元年起不准再有
此等流攤名目如果各州縣實有因公賠累過多之事且能辦
理妥善者自當酌量調劑倘敢仍蹈前轍卽照前條分別嚴參
一民欠不准再有墊完也查徵收錢糧定例按目計考原所以察
州縣之勤惰各牧令如果秉公催科將書差銀匠人等之弊查
察革除百姓自必踴躍輸將斷不致任意拖欠無如近來州縣
往往任聽書差朦蔽滋弊日多以致催徵不起及至奏銷不足
分數又復規避處分挪新掩舊接任之員亦各輾轉挪移經年

舉月變減無着此亦政虧之一大端也查捏報全完例于革職
乃竟相百感夙夜意懼難不輕不申嚴禁絕應自道光元年起
凡可地漕項課等款再不許紛毫毫解即取規避處分仍前
據解卽照例請參並著本員賠補不許後在接收倅城如發
任徇情接收除揭參外卽將所墾民欠漕漕分贍該管府州縣
情容隱并參處

一倉項不准作價流支也州縣倉貯米穀夢豆等項均應實貯以
備緩急之用定制原不許作價交代乃州縣平日署中食用往
復動輒有兼請出借之時私行多糴漁利種種弊
病殊幸藉此為戒切責諭即令額每石作銀六錢是

以相率效尤任意動缺名爲作價流交又不以實銀支出問其
數則日有價問其價則在抵歛銀穀兩空實堪痛恨其或奉文
買補由司領去價銀仍不卽買轉將價銀挪用虛出倉收並又
以例價不敷擅行挪墊委員盤驗又往往通同徇隱並不親往
丈盤僅取該州縣覆文率行加結及至交代短缺輒以氣頭厥
底爲詞作爲賠欵殊不知氣頭厥底不過數十石一二百石焉
能盈千累萬之多乃相習成風以至通省倉項大半空虛此亦
致虧之一大端也應自道光元年起州縣倉貯米穀麥豆等項
除奉文碾撥及舊虧奏報有案未經買補各數外其餘應實貯
若干不准作價流交倘有短缺令後任據實揭報不准接收價

銀如敢仍蹈前轍通融接收本埠前條分別嚴參

接收交代不准私立欠票也查倉庫錢糧絲粟均關圖務員
有虧短應卽據實揭報參追治罪不容稍有隱徇如後任通融
接收虛出通關例應革職分賄定例不爲不嚴乃近來交代總
往互通融私立欠票輒轉流交幾致國法可廢尙復成何
治體更須嚴行革禁力挽頽風應自道光元年起凡遇交代不
許絲粟短交如有虧缺責成接收之員據實揭報請參不許稍
有容隱倘敢仍行接收期票一經發覺卽將本管府州象藍鑑
同前後任各拏嚴參治罪

一接收交代不許製糊件在抵達蘇州縣錢糧運建徵解本等

稍有存留致滋虧挪節次清查案內竟有以陳設玩器及衣物等項暫行作抵者此等物件如果可以售變何難卽時變價移交乃必欲暫抵其爲高擡價值以少抵多顯而易見况倉庫均關國帑豈容以此等物件作抵急應嚴行禁革應自道光元年起永不許再有此等抵欵亦不准後任接收倘敢故違卽嚴參治罪

以上各條皆各州縣掩飾虧挪之弊必須嚴行禁革有犯必懲而其大要尤在本管府州同心協志實力稽查蓋府州爲親臨上司見聞最近不能隱瞞凡州縣交代虧缺不應抵而混抵不應攤而混攬之欵雖有監交說合無不先向本管府州請示如

果府州秉公持正監交之員何敢擅行立議接任之員亦何肯濫行接收嗣後如再有濫抵濫收各弊應將本管府州一併專摺特參庶足以昭炯戒其直隸州交代係本管道員專責應照知府一律辦理如此明白通飭庶俾各牧令咸知道光元年以後倉庫一有虧短卽當嚴參治罪絲粟不能掩飾自必各顧身家諸從節儉續虧之弊可以稍杜矣

曾鑄

號鯨堂浙江泰順人
官知縣有復齋集

答汪方伯書

呂叔簡曰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而天下治所以然者民風從乎俗非必有于譽于譖之見固結而不可

變也士風從學學非遽有患得患失之心戰慄而不能變也若社
風則富貴之誘於外利害之念迫於中有欲變而不能自立者
矣有變此而無賤自容者矣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
之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下而州縣仕也任變民風士
風之責者也上而督撫亦仕也又操變仕風之權者也督撫之賢
者誠不乏人竊以爲失於粉飾太平之意多也州縣之不肖誠非
一端竊以爲壞於諧支彌補之故亦不少也財賦者國之大政天
下之大命也盛衰興廢靡不由之今州縣虧空之弊極矣前此爲
上司者既不能慎之於始姑息調護釀成巨弊至于今日新故相
乘各存一切微倖苟免之心其謹弱者日夜勾稽以免咎而窮年

有所不支强悍者苟且補苴以干進而外此舉所不知又何暇加意於汎汎然之士風民風爲從容摩厲於農桑學校間哉是故言兵刑向曰辦案今且有所謂做案者矣言錢穀向曰交盤今且有所謂交帳者矣此往風一大弊州縣之不肖亦上司粉飾之過也大臣身膺國計民生之寄卽無慮久久發露罪且及身一旦橫有方千里之災一省突有數州縣之盜倉皇待濟問何以給雖然欲彌補必設法矣洵思之設何法財賦者不雨於天不湧于地欲舉一二十年之積弊驟取償於歲月非腹民何由得此夫徵歛之際貪墨之府也其所以不敢肆爲谿壑者僅僅恃國家理財持宏綱大體以提防之耳更迫以勢之無可奈何予以事之得所藉口

明目張膽何所不爲竊恐在虧空之日則相習爲盜臣在彌補之時且相習爲聚斂臣傷邦本以補國計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也愚謂病無良醫與其病民無甯病國與其愛不能割使寅那卯糧在府庫已缺一年之實而催科訖無甯晷無甯渙其大號破格施恩俾天下一空從前之累而征輸得循舊章除見在州縣本任虧數立限追補外其確爲前任之所虧者一并棄去不復窮究於是肅清本源更遵成法按屆輸將庶幾積弊一革可圖再造料天下賦稅之所入與州縣倉庫之所虧多不過損國家半歲費耳未爲大病也而府庫無空名之承受歲時無先期之催科民免浮額之誅求吏少借端之剝削不補而財轉實不彌而法已行豈不直哉

何計出於童稚之所知而事苦于國家之所難也古今國勢之強
弱治亂不患蓄積之不多患度支之無實不在災凶寇盜之有無
在吏治人心之動靜昔孔子與子貢論政至於必不得已曰去食
去之乃所以足之也藉不能爲此則且取州縣之大貪縱者誅之
究之奪且追之以懲一時其在中材則且視歷任所虧量其多寡
假之歲時或三四年或七八年或十年分年賠補一切急遽苟且
之法概行罷去庶幾州縣之職得從容從事守牧以上亦得以風
化相董率而不至以財賦偏注于一途國家之財有可得而理
師師之風亦不至遽壞不然者急則敗矣上以此蹙之官宦必
以此剝之民幸而無故取怨讐耳設不幸而小小加以災凶寇盜

一夫偏袒千百景從此時卽欲傾一邑虧補之數爲一邑捍禦之
需其可得相當耶是故國可貧民必不可使窮夫豈獨民不可使
窮卽州縣亦不可使窮也民窮則亂官窮則貪固亂之由也此
當今一變仕風之至急務也至欲正其本原則無非崇節儉節儉
之道壞其大者固莫如上司苞苴之公行歲時舟車之繹絡然上
能絕之使不上行下不能抑之使不自縱則是能節之於公不能
節之於私終無益也每見一行作吏服食起居便詬儒素方其莅
任負逋不貲而遠近尙視爲金穴輒轉引薦擎履調笙充滿廊廡
一人所蝕少者數十多者數百甚或盈千一署之內用以致富者
不一奈何其不窮且貪也愚以爲胥役衆害民使令衆害官此皆

力宜裁抑者也若夫欲循職守則莫如少更調古今吏治之壞多
起于不久其職漢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久于其職則民
服教化其二千石有治理效輒賜金增秩或爵至關內侯迨公卿
缺則以次用之故其時吏稱職民安業號稱中興宋文帝恭儉勤
政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元嘉之際四境晏安戶口
蕃息亦三十年左雄上疏言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
久長特選橫調損政傷民咎皆在此此眞達吏治之言也國家

之爵祿崇卑太小固所以鼓人才年限太拘未免沉滯然亦宜稍
稍持久不宜太煩庶幾上下相望賢者得以究其所施中材亦不
敢心存苟且故吏之不才者雖終朝褫之不爲驟若見一吏才數

調一缺所調員缺又加調焉而更委員署之且無論五月報政期
月已可世難其人恐二三強幹之員轉相促急精神作用不在不
民專在上司更何怪盡心守職之難概見也愚以爲地方多一衙
門適多一地方之累官府多一更調并多一倉庫之累吏胥得乘
間舞弊故此尤當謹也若夫群下之所揣摩大員之所顧忌內自
獻納之微外訖軍國之大有非法制可得而閑者而今日未敢悉
言也

跋

甚矣吏治之難也子儒鄭卿黃
霸漢相乃子長孟堅脩史不列
於卿相而退見猶吏何武想其
秉筆時深知循吏之難得無子
儒黃霸則傳爲減色此子長孟

堅之苦心不謀而合者也吏治
豈易言哉夫至作吏之時始習
爲吏治其生平所讀何書所學
何事以古循良自待者當早計
之矣今天下制科之文淪入肌
骨一第之後所學盡爲無用而

所用皆非所學非具過人之才
鮮不茫然失據况又有聲色貨
利以汨其心即不然溺情文墨
肆志風雅其庶失時事較好聲
色貨利者有清濁之分無是非
之別也使易其所好而講求實

事初雖茫然久則了然且仕且學亦未爲晚蓋一州一邑之中自錢穀兵刑農田水利蠶桑學校捕盜救荒諸大政是六官庶司之所分職而州縣獨兼之甚矣州縣之難也天下者州縣之

所積牧令得其人則州縣治州
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顧安所
得牧令之賢且多耶世之業醫
者衆矣好奕者亦衆矣豈必人
人皆扁鵲人人皆奕秋然扁之
方為病設病已而方傳秋之譜

以奕成奕久而譜備人苟以扁
之方秋之譜思之思之神明而
變化之其於病未有不宜於奕
未有不勝較私心之創為方與
譜者其難易工拙何如耶

致初先生潛心吏治數十餘年

輯咸牧令一書采自嘗代名賢
法不拘古言不託空廣益集思
美矣備矣不以開爲不才屬叅
訂其用之州縣誠爲扁之方秋
之譜然二子之方與譜雖善苟
用違其宜猶將敗厥事若此書

則隨地隨時信手展閱皆能益人神智固爲牧令之津梁而括而通之天下無餘事矣牧令云乎哉先生可謂不諳金針者矣留心吏治者當鑄金事之找

申八月江開跋

致初先生輯牧令書稿凡三易閱十數
寒暑而成煒受而卒讀之謀付諸梓時
以廬居之暇潛心讎校幸得備睹我
朝名卿碩彥章疏文檄條教諷議及各
雜錄凡百三十有七家而其間本末先
後之序錯綜異同之數繁簡常變之宜
靡不肌分脈貫以體諸一人之身彙為

一邑之事而遂若成一家之言噫嘻

先生之為牧令勗者用心勤矣夫聖門
從政才皆各眡其所長漢以下循吏代
見亦第撮舉一二端以垂史冊顧安所
得不世材以奄有衆善哉是書採擇精
當其大旨歸於簡要而或一議而疊伸
前說一事而臚列衆論良以民俗相其

地事勢相其時器識相其人必得張弛
兼衡利病互審然後遇事折衷而推行
可不迷於所往輸翟以異技而同巧龔
黃以異政而同治古人所謂求其是者
仕與學非有二也雖然煥嘗竊有請於
先生矣農桑教化言民事未及回民事
彙言祈禱未載祈雨之法因欲以陸朗

甫先生論回民啟王吳節先生雩說均
附於編而未之許謂陸公論回漢通姻
其事已格於俗不可行王氏仿春秋繁
露言造龍法亦非天人感應之常故甯
闕之然則人情即政理也典禮皆治道
也 先生但存其大者正者而凡事之
稍有所窒礙說之稍近於誕異即不得

爽吾權衡而清吾宗旨此不獨治術之
精抑亦學術之醇也 晁於保甲四卷綴
以膚言愧未能表章大箸今全書告竣
得

至堂中丞為之序凡

朝廷所以重親民之官吾黨所以著通
經之用與夫是書之與保甲為終始而

其得力不始於文法其收效並不止於一邑者悉有以昭示之以益為天下後世信昔歐陽永叔為夷陵令取積年案牘盡閱之因得究知人情物理後亦有裨於相業况是書之體用兼備而皆有繩尺可循與又況賢且智之萬萬不如永叔者與南山之竹不揉自直器車之

輪不規自圜苟未逮此而不師前事煥
甚懇其為跡弛之士等謗於靈駕也願
共取是書而讀之李煥謹跋